

後漢書補注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漢書補注

(一)

惠棟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粵雅堂叢書及
史學叢書皆收有此
書史學本校勘精審
故據以排印

後漢書補注序

乾隆歲甲戌。元和惠子定宇。以所著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見示。且屬爲之敘。余受讀卒業。作而嘆曰。先生之援據博而考覈精。一字不肯放過。亦一字不肯輕下。洵史志中絕無僅有之書也。考章懷太子以儲貳之位。招集賓客。撰爲此書。疑非出一人之手。慮不無舛錯遺漏。而范蔚宗全本華嶠後漢書。比謝承書東觀記所載人物。削去十之四五。後人悅其文采。遂與馬班並稱三史。而其中遺美實多。夫史以傳信。今於人物多所闕略。是使可傳者不獲顯於後世。復得章懷爲之注。後人不復致疑。是范史之咎。而亦章懷之咎也。先生做裴松之注三國之例。以范史爲主。悉本東觀記。及皇甫謐帝王世紀。謝承謝沈袁山松所撰後漢書。及司馬彪續漢書。袁宏辭塋後漢紀傳爲之附。俾事粲然可觀。約而不漏。詳而不繁。注八志援引尤多。其有脫字衍字及差譌者。復據家寧人先生及何義門所評三史。一一較正之。使讀者一見易了。無復有魯魚亥豕之譌。其用心可謂勤矣。先生原本家學。始自曾祖樸菴公諱某。明歲貢生。隱居不仕。以九經訓子弟。先生之祖周惕。爲汪鈍翁高弟。父諱士奇。兩世並以文章博學爲海內泰山北斗。列翰苑爲顯人。先生弱冠卽覃精經史。三十以前。撰此書及左傳補注六卷。三十以後。專意經學。所著經說十數種。辛未之歲。今天子詔。內外官員。列薦海內篤志經學博物洽聞之士。大吏以君名上。會天子慎重遴選。詔大學士九卿核定四人。先生不得與。而余以衰老。濫膺恩命。今讀先生書。爽然自失。執筆之餘。爲慙慙者。

後漢書補注 序

久之。六月上浣二日。錫山同學弟顧棟高書。

集梧館揚州。得交寶山李齋生教授。晨夕過從談藝。斯文之契。積久彌篤。一日出其手錄惠氏後漢書補注。曰。此定字先生振古之業。顧獨未刊行。并示所題識。於書之傳授顯晦。明辨以哲。集梧狂喜借觀之。嘆其旁推交通。取精多而用心細。所以昌明絕學。足與小司馬史記索隱並附正史。爰卽仿其體例。付之梓人。而蒙于郡國志丹陽郡故鄣之文。竊附說焉。丹陽郡注。秦鄣郡。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云云。補注。劉說非也。據越紐錄。卽今之越絕書。以故鄣爲秦漢以來所置無疑。又據晉志。丹陽當作楊。又秦鄣郡所治。秦亦當作故云。集梧案。丹陽之或從陽。或從楊。自晉至唐。無定字也。而郡治有定也。通鑑卷七十注。項安世曰。丹陽以多赤柳在丹陽山。晉書南史並用楊。考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若班志誤注丹陽縣。誠如項氏所云。二漢之丹陽郡治宛陵。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旣異。則漢魏時之丹陽郡。當依二漢志爲陽。不當作楊也。要之鄣郡實秦郡。劉注沈志及裴注得之。若劉原父謂秦三十六郡無鄣郡。豈亦誤讀班志。以南海等三郡充三十六郡之數乎。又稿本初名訓纂。後定曰補注。蓋補梁劉昭注。唐章懷太子賢注。故云。案劉昭注補。別本改云補注。其所云補注者。補之注之。各自爲義。非謂補注之闕。與補志注之闕也。近本題作劉昭補并注。益了然矣。不必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卽天文五行志之無注。更不必疑其亡失。而非劉氏原本也。并質之齋生先生。以余言有所稽否也。嘉慶甲子六月。桐鄉後學馮集梧。

後漢書補注卷第一

帝紀第一

光武

注秀之字曰茂。

洪邁曰。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他皆倣此。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易繫辭曰。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

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劉敞曰。案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

案東觀記世祖紀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舂陵節侯。本書自明。范氏易其文而義反晦耳。

養于叔父良。

東觀記曰。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棟案宗室四王傳。良平帝時爲蕭令。日角。

元和惠棟撰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山準日角。宋均曰。日角。額有骨表。取象如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

乃之長安。

東觀記曰。因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聞知。具爲同舍解說。南陽大人與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閹稽疑議。

謹厚者亦復爲之。

東觀記曰。上爲人仁智明遠。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故云謹厚者也。

新市平林兵。

前書曰。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也。水經注曰。隨郡平林縣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

西擊長聚。

齊武王傳曰。屠長聚。

進屠唐子鄉。

兩漢博聞曰。師古云。屠謂破取城邑。誅其人如屠六畜然。水經注曰。新野唐子坡。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

注例曰。

范氏例也。別爲一卷。今亡。

進拔棘陽。

范氏例曰。得城爲拔。

戰于小長安。

謝沈書曰。光武攻滎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于清水。杜佑曰。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樂史曰。在清水之東。

更始元年。

張衡以爲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眞。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東觀諸書。不爲更始立紀。蔚宗集中亦言其失。其作漢書。獨書更始元年者。蓋從平子之說也。

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于泚水西。大破之。

謝沈書曰。甄阜等敗光武于小長安。乘勝南渡黃澗水。前營皆阻兩川。謂臨泚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二軍潰。溺死黃澗水者二萬人。事具齊武王傳。

注。泚水在今唐州泚陽南。

泚亦作泚。桑欽水經曰。泚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李吉甫曰。水南去縣二里。出慈丘縣東南大湖山。

注。清水之陽。

李吉甫曰。清水東去縣三里。南都賦曰。清水蕩其胷。是也。

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

前書曰。三月辛巳朔。案劉玄傳亦作二月。前書誤也。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

前書曰。四月世祖與臣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鄧、定陵。師古曰。鄧音一扇反。

注。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

李吉甫曰。在葉縣北二十五里。

大司空王邑。

前書表曰。建平元侯邑以兄弟紹封。王莽篡位。爲隆信公。

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

前書曰。莽遣邑馳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平定山東。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

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

初。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于尤。

賈逵左傳注曰。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注宛人朱福。

朱福卽朱祐。東觀史避安帝諱改曰福也。

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

藝文志曰。凡兵書五十三家。省十家。重入蹇鞠一家。出司馬法入禮。案此則七略所載兵書本六十家。至班氏校書。省爲五十三家也。前書曰。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

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

崔浩漢書音義曰。候騎。候邏騎。

今假號者在宛。

前書曰。今稱尊號者在宛下。案時宛城尙未拔。不得云在宛。前書是也。胡三省曰。假號謂更始也。

雲車。注卽樓車。

服虔左傳注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城中負戶而汲。

言戶內穿井。故云負戶。通典一百五十八卷作負楯。

斬首數百千級。

胡三省曰。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

乃僞使持書報城中。

東觀記曰：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

尋邑得之不烹。

棟案：烹與喜古字通。劉寬碑陰：聞喜字作烹。說文云：烹，喜樂也。

遂殺王尋。

前書曰：世祖悉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

或燔燒其餘。

師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李吉甫曰：燒車水。在許州葉縣南二十四里。光武破王尋，燒其輜重于此水。

濱，因名。

司徒官屬迎弔光武。

胡三省曰：伯升官屬也。

注：商人杜吳殺莽。

三輔舊事曰：屠兒杜虞手殺莽。東觀記亦作杜虞。吳虞古字通也。

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

鄭玄周禮注曰。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于是致僚屬。

致。通鑑作置。此與九年初致青巾立校尉官。十五年致三校尉官。皆當作置。而紀作致者。疑古字通也。作文移。

王幼學曰。移。箋表之類也。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爲移。

諸于。

說文曰。衿。諸衿也。省作于。玉篇。尤夫切。

注。或繡下有擁字。

續漢志曰。衣婦人衣繡擁髻。故云也。

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東觀記曰。三輔官府吏東迎洛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大爲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莽亡入邊郡。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官府儀禮。賢者蟻附。

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鄭康成周禮注曰。今時使者持節。賈公彥云。竹使符也。東觀記曰。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

言上一可用。更始以上爲大司馬。安集河北。
注爲其眊三重。

陳繼儒曰。眊音餌。羽衣。一名兜鍪。

十二月立郎爲天子。

袁紀曰。十二月壬辰也。

二年進至下博城西。注。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

李吉甫曰。在縣南二十里。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

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

公羊傳曰。尙速有悔于予身。何休曰。尙猶努力。酈元曰。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父老不得。議者以爲神。

信都郡爲長安守。

時更始都長安。故云爲長安守。

防子。注。防與房古字通。

棟案。隸法防字。其戶皆在側。或作防及昉者。皆誤也。

漁陽太守彭寵。

東觀記曰。上聞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糲魚鹽以給軍糧。

五月甲辰拔其城。

何焯曰。誅王郎則河北定。光武始有土書日。

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

東觀記曰。得吏民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漢律曰。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胡三省曰。關通也。王幼學曰。交結關通也。

自是始貳于更始。

作光武紀。不得言貳于更始。春秋傳曰。王貳于虢。蓋用其語。

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

何焯曰。此皆聖公所不能辦者。光武取天下于羣雄之手。故先撮敍之。

秦豐自號楚黎王。

余知古渚宮故事曰。豐少有雄氣。王莽末。結鄉里豪傑起兵。掠荊州十二縣。據襄陽之黎丘。自稱楚黎

王。

高湖。

鄧晨、伏隆傳皆作胡。

重連。

袁紀作董連。

注。徐少。

少字異鄉。見伏湛傳。

注。古師郎。

伏隆傳作右師郎。

注。蕭該。

隋書經籍志曰。蕭該范漢音三卷。

注。臧矜。

矜當作競。經籍志曰。范漢音訓三卷。陳宗道先生臧競撰。

降者猶不自安。

東觀記曰。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

安得不投死乎。

胡三省曰。投托也。託以死也。棟案東觀記作効死。

建武元年。方望。

前書宣元六王傳曰。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爲天子。

李松。

胡三省曰。李通之從弟。

順水。

袁記及耿弇傳。皆作慎。

光武自投高岸。

袁宏紀曰。漢軍大壞。王親揮刀以禦賊。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馬下。水經注曰。自投崖下。

王豐。

豐後爲中郎將。見馬武傳。

幾爲虜啗。

袁宏記曰。王撫豐背曰。幾爲賊所笑。

十二將軍。

案耿弇傳。光武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

并弇爲十四也。

斬其將賈彊。

水經注曰持節使者賈彊。

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

顧炎武曰注非也。陳仁錫曰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

光武從薊還。

東觀記曰上發薊還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八荒震動。

光武又不聽。

東觀記曰上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上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

守非計也。上大笑。

行至鄣。注音火各反。

此師古音也。韋昭呼告反。闕駟云讀礪确則口交切也。

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東觀記曰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上未信。到鄣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鄣。與上會。風俗通曰晉有大夫彊劍姓譚。彊其良反。一作強見廣韻。巨良切。

設壇場于鄩南。

何焯曰：地里志云：鄩，莽曰禾成亭。當時卽位于此。蓋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棟案：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有禾成侯公孫耳，或漢元以來本名禾成，後改高邑也。

六月己未，卽皇帝位。

案：濟陽宮碑作乙未。

十一將軍。

案：岑彭傳：時又有大司空王梁、右將軍萬修、驍騎將軍劉植、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合朱祐、岑彭、賈復、堅鐔爲十一將軍。

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

顧炎武曰：高字衍。

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

帝王世紀曰：洛陽，古成周之舊基，城東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時人謂洛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

叔壽。

案：壽，潁川人，見馮異傳。孫愔曰：叔，姓。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

二年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

逸禮王度記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與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陰。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羞功德也。孝經緯援神契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

彊幹弱枝。

春秋緯漢含孳曰。彊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曰。流猶枝也。尙書大傳曰。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更始復漢將軍鄧暉。輔漢將軍于匡降。

暉匡皆南陽析人。見前書。

壬子。

通鑑考異曰。案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

始正火德。色尙赤。

東觀記曰。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爲正。以漢水德。立北時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宏以爲秦水德。漢當爲土德。至孝武。兒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上卽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爲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上都雒陽。制郊祀于城南。行夏之時。犧牲尙黑。明火德之運。徽幟尙赤。四時隨色。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又案前書郊祀志曰。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

震故包羲氏始受水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尙赤耳

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許慎五經異義曰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案左氏說與禮同漢舊儀曰上林給栗木也五經異義又云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

二月乙未大赦天下

續漢書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以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潘蹇通鑑注案姓譜曰周文王之子季孫食采于潘因氏曰潘晉有潘父楚有潘崇

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

案恩澤侯表常姬黨之子建武二年更封承休侯十三年封于觀爲衛公也承休國屬潁川劉終

終。泗水王劉歆子始起兵時，誘殺湖陽尉。

蕢陽。

郡國志：內黃有蕢陽聚。酈元曰：在縣北。世謂之義陽郭也。案墨翟書以蕢爲義，見說文。

野穀旅生。

晉灼曰：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生也。旅，櫓古字者。案書序：周公既得嘉禾，旅天子之命。史記：旅作魯。

古文魯字如旅，故旅亦作魯耳。

三年嶠底，注名嶽岑山。

公羊傳曰：穀之嶽巖。杜預曰：穀在宏農澠池縣西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也。陸德明釋

文曰：穀本又作嶠，戶交反。劉昌宗音豪。

其擇吉日祠高廟。

風俗通曰：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

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

鄭衆周禮注曰：議貴。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賈公彥曰：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

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

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

鄭衆周禮注曰。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自非不道。

張斐律表曰。逆節絕理。謂之不道。

詔所名捕。注。詔書有名而特捕者。

前書平帝紀曰。元始元年。詔曰。詔所名捕。張晏曰。名捕。謂下詔時所捕也。棟案。漢有捕律。在九篇中。幸春陵祠園廟。

李吉甫曰。世祖父南頓君陵。在隨州棗陽縣東二十七里。舊宅。

東觀記曰。光武征秦豐。幸舊宅。水經注曰。白水陂之陽。有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光武征豐。幸舊邑。張平子以爲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注。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縣東南三十里。

四年。進幸元氏。

東觀記曰。光武北征彭寵。陰后從行。生孝明帝于元氏傳舍。

辛巳。進幸盧奴。

東觀記曰。爲征彭寵故。垂惠。

續漢志曰。汝南山桑有垂惠聚。是歲。

東觀記曰。自王莽末。天下旱蝗。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蔬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其絮。採獲穀果。以爲蓄積。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

五年注。武帝封孔吉爲殷紹嘉公。恩澤侯表曰。殷紹嘉侯孔何齊。綏和元年二月。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封。後六月進爵爲公。元和二年。更爲宋公。

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注。前書音義曰。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

前書宣帝紀曰。後元二年。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續漢書曰。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世祖皆省。惟廷尉及雒陽有詔獄。又宣帝紀曰。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從弛刑。衛宏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獄。屬左馮翊。

幸沛祠高原廟。

徐廣引東觀記曰。上幸豐祠。高祖于原廟。棟案。史記高紀曰。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是也。

初起太學。

東觀記曰。初起太學宮。諸生吏民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是歲野穀漸少。

符瑞志曰。建武初。野繭穀充給百姓。其後耕蠶稍廣。二事漸息。六年。改春陵鄉爲章陵縣。

李吉甫曰。春陵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三十五里。

篤癰。注。癰病也。

案注當云。癰。癰病也。晉平公癰病是也。師古曰。癰。疲病也。音隆。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東觀記曰。二月。吳漢下朐城。天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隗囂未平。上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

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三輔故事曰。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爲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

主知齋祠。謂之高廟。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

白虎通德論曰。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各實所部。

胡三省曰。所部郡縣名。考覈其實也。棟案應劭皇甫謐皆言。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邊陲蕭條。鄴塞破壞。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十有二存。或空置太守令長。故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爲裁省郡國張本也。

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王充論衡曰。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棟案孔廟置卒史碑。前言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扣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左方云。平皇恐扣頭死罪上司空府是也。

丙寅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尾八度。史官不見。郡以聞。

行巡。

孫愐曰。行姓。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漢有行宏。爲任城相。七年。

東觀後記本紀曰。建武七年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啟封。則用不得刮。璽書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其有常見及冤結者。常以日出時。騎馳出召入。其餘遇中使者。出報。卽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又曰。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氏相効。浸以無限。詔告天下。令薄葬。殊死。

前書高帝紀五年。詔曰。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說文曰。漢令。蠻夷長有罪當殊之。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耐罪。

江邃文釋曰。漢令。完而不髡曰耐。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髡髻。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亡命。

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

罷護漕都尉官。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至督州郡稅賦漕軍糧。言督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建武七年。

省。

癸亥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畢五度。袁宏紀曰：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劾，因是變也。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

方言曰：就室曰掇，于道曰略。略，強取也。棟案：漢盜律有劫略之科。

以賣人法從事。

盜律曰：略人略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案此則漢律盜篇有賣人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卽賣人法也。

朔方太守田颯。

史炤釋文：音立。王幼學：音思合反。案颯後爲漁陽太守，見斥彰長田君碑。

喬扈。

盧芳傳作橋。喬氏狀云：本橋氏。黃帝後，至後周始去木。元和姓纂曰：橋山支孫守冢者爲氏。棟案：陳球碑云：司空喬玄，蓋當時已有借用者矣。

八年略陽。

關駟十三州志曰：略陽道在水郡東六十里，卽故冀城也。宋白續通典曰：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卽故

冀城。魏黃初中，改爲隴城。

是歲大水。

東觀記曰：郡國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權擅作威，強民雖皆降散，猶尙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凌之所致。

九年，繁時注。今代州縣。

胡三省曰：案唐代州繁時，雖存漢縣名，然非古繁時也。時音止。

十年，脩理長安高廟。

理本治字，避諱改焉。他倣此。

十一年，己酉，幸南陽。

通鑑考異曰：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案上有二月己卯，以長厯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己酉上脫三月字。

環安。

孫愐曰：環姓，古有楚賢者環淵，後有環濟。

黃石注，卽黃石灘也。

歐陽忞曰：涪州涪陵縣有黃石灘，一名橫石，岑彭破侯丹于黃石，卽此。

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

杜佑曰。宣帝代。先零種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于三輔。江統徙戎論曰。漢興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故段熲疏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是也。

十二年。武陽。

杜佑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綏山縣東。

拔涪城。

宋白續通典曰。縣州巴西縣。本漢涪縣。

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常璩華陽國志曰。漢盡誅公孫氏。及延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

十三年。導擇。

顏之推曰。導訓擇。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于庖。是也。說文作導。

疲費過所。

周禮司關職曰。以節傳出之。鄭玄曰。如今移過所文書。

不應經義。注以其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爲王。

棟案。注非也。周制頒爵不過五等。公侯伯子男。無封王者。故云不應經義。朱祐傳。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故有是詔。十五年。詔封諸王爲公。十七年。仍進爵爲王也。詳見下。周承休公姬常。

案恩澤侯表。姬常于建武二年爲周承休侯。五年侯武嗣。十三年更爲衛公。然則姬常當作姬武也。續漢志亦誤作常。志又云。以爲漢賓。在三公上。

葆車。

西京賦曰。垂翟葆。建羽旗。前書韓延壽傳曰。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植羽葆也。法物。注謂大駕鹵簿儀式也。

胡三省曰。法物。卽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

羌豪。

書序曰。西旅獻獒。鄭玄曰。獒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西豪也。

以略人法從事。

盜律曰。略人略賣人爲奴婢者死。功臣表曰。曲逆侯陳何。元光五年坐略人妻弃市。是也。十四年。注。平帝封孔均爲褒成侯。

恩澤侯表曰。元始元年。以孔子世襲成烈君。霸曾孫均。封襲成侯。奉孔子祀。是歲會稽大疫。

何焯曰。古今注以爲十三年。

十五年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

續漢志曰。吏民六萬餘口。

大司空上輿地圖。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鄭玄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賈公彥曰。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也。前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

右翊公。

史炤曰。右馮翊也。胡三省曰。三輔有左馮翊。無稱右者。右翊封。國史無所考。棟案光武十王傳。建武十五年。封輔爲右馮翊公。焉爲左馮翊公。蓋以馮翊一郡中分而封二公。故稱左右。何云無考。史說是也。兄仲爲魯哀公。

陶藻齊職儀曰。建武初。朱祐議以爲土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于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戶口年紀。

趙德麟曰。年紀者。紀記也。記其年之數。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續漢志曰。在昴七度。爲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

師古曰。赦其本罪。案成帝鴻嘉四年有是令也。

故縱。

律說出罪爲故縱。前書昭帝紀曰。始元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弃市也。

十七年二月乙亥晦。

續漢志及袁紀作乙未。司馬光據長曆三月丙申朔。帝紀誤。

日有蝕之。

續漢志曰。在胃九度。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妖巫李廣。

袁宏紀作費登。當亦是卷人維汜之弟子。所載者異耳。

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叛。

華陽國志曰。建武十二年。吳漢盡誅公孫氏。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

平。民未忘兵。而歆倡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

十九年。原武。

胡三省曰。原武屬河南尹。

復南頓田租歲。劉攽曰。案文不見歲數云云。

棟案東觀記本紀曰。十九年。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市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云云。劉貢父時東觀書尙存。度置不觀。輒以臆說而云漏五字。此宋人之蔽。亦古今之蔽也。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下獄死。注。古今注云云。

棟案。竇融傳。坐所舉人盜金下獄。與注異也。涉。冀州清河人。見張湛傳。

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

郡國志。北地參繚縣故屬安定。有青山。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繚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

二十二年乙未晦。日有蝕之。

續漢志曰。在柳七度。京師宿也。柳爲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十九年。有司奏立近帝四廟。至此三年不立廟。故示象也。

九月戊辰地震裂。

續漢志曰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

注蒼頡篇曰鉗鉞也。

張斐漢晉律序曰鉞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臚至魏武改以代別也。

匈奴奠韃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

師古曰奠音郁韃居言反南匈奴傳曰二十二年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旣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于是遣李茂報命而比密遣人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案此則李茂所報者乃蒲奴非比也比內附在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南郡蠻叛。

南蠻傳曰南郡潯山蠻雷遷等。

徙其種人于江夏。

杜佑曰其後沔中蠻是也。

玉况。

三輔決錄曰杜陵有玉氏音肅。

遣使詣西河內附。

何焯曰。宣帝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詣西河內附。

二十四年。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

漢律。鄭玄章句曰。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袁安傳曰。阿附反虜。法與同罪。是也。于是分爲南北匈奴。

案東觀記。時十二月癸丑也。

二十五年。烏桓大人注。烏桓謂渠帥也。

棟案。謂字衍。據魏書曰。烏桓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衆向化。

戊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畢十五度。畢爲邊兵。其冬蠻夷爲寇害。

是歲烏桓大人率衆內屬。

通鑑攷異曰。上既著烏桓來朝。此又紀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

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

東觀記。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力。自益其奉。自三公下至佐史各有差。

初作壽陵。

東觀記曰。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壟。使合。

古法。今日月已逝。當預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有不得存者。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

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陂音瞢。何反。池音徒河反。顏師古刊謬正俗曰。陂池當讀如坡陀。猶言靡迤耳。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坡陀然。裁得流泄水潦耳。今讀者謂爲陂池。令得流水。非也。案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則陂池之說。不爲無據。

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

應劭漢官儀曰。遣郴迎單于於五原塞。因授以璽綬。

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

東觀記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雲中。遣使上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四。裝錢。

胡三省曰。賜錢爲辦裝也。

二十八年。沛太后郭氏薨。

何焯曰。此緣下捕諸侯賓客書。廢后薨。例不見紀也。案廣陵思王傳。與東海王彊書曰。太后尸柩在堂。

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

二十九年丁巳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世祖不早爲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

三十一年癸酉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柳五度。

是夏蝗。

王充論衡曰。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

陳留雨穀。

論衡曰。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于稗實也。

中元元年。

通鑑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于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爲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憲章于此。棟案。宋說是也。惟以紀志俱出范氏爲未審耳。沈約撰符瑞志。亦言建武中元元年。知衆漢書所載。決不同于范也。

列爲年紀。

棟案藝文志有漢大年紀五篇。臣瓚注漢書亦引漢帝年紀是也。

使司空告祠高廟。

東觀記曰司空馮魴。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斗二十度。

注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

水經注曰靈臺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

二年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二。

蔣杲曰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中更始二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乃六十三歲祭祀志。

封禪刻石文已云在位三十二年年六十二則崩年六十三無疑矣此二字疑傳寫誤也。

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東觀記曰上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

道古今事次說在冢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

悅羣臣爭論上前常連日夜。

生光武于縣舍。

宗室四王傳曰。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生光武也。

注。令舍不顯。

依濟陽宮碑及東觀記。皆云令舍下濕。東觀記。世祖紀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今作不顯。蓋傳寫之誤。

注。開宮後殿居之。

論衡曰。後殿第二內中。

使卜者王長占之。

論衡曰。皇考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者王長孫所。

後望氣者蘇伯阿。

論衡曰。謁者蘇伯阿。

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論衡曰。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鳳凰廬上。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季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

道士西門君惠。

桓譚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前書曰。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惠好天文識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

李守。

棟案。守。李通父。事具通傳。

炎正中微。

東觀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九縣。

顧起元曰。左傳夷于九縣。注云。楚滅九國。非也。九爲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范書九縣。飄回。正用此語。

深略緯文。

吳仁傑曰。文選作緯天。當從文選爲是。棟案。文與下羣雲爲一均聲。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也。

附衆漢書論。

皇甫謐曰。元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與夏康同美矣。

袁山松曰。前漢自成哀已下。而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雖存。一作猶存。一作雖在。而瞻烏之望殆。一作幾。絕世。

祖以眇眇之屑。起于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與羣豎竝列。于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爲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櫞切。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天威。霜雪被而茨棘枯。橫網一作網維振而逆鱗掃。羣才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一作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乎同。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物一作乘之上矣。

司馬彪曰。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仍牧正。能脩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尙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于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跡于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徭賦。武功旣備。抗文德。脩經術。勳績宏矣。

薛瑩贊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竝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宏寬博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閒。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吏一作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帝紀第二

明帝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

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東觀記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風俗通曰。明帝與光武同月生。

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

東觀記曰。皇子陽至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贛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曰。少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

十九年立爲皇太子。

東觀記本紀曰。上幼而聰明。睿知。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爲宜承先緒。建武十七年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以爲皇后。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尙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

予末小子。

尙書顧命曰。王曰。眇眇予末小子。

惠于鰥寡。

漢書谷永傳。引書云。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蔡邕石經同。今書作惠鮮。僞孔氏注云。加惠鮮乏鰥寡之人。說迂曲。不若從石經漢書爲正。

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

此遺詔中文。史不載也。

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

劉劭爵制曰。吏民爵不得過公乘。得貫與子若同產。

流民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

宣帝紀。地節二年詔曰。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方今上無天子。注。公羊傳云云。

集覽正誤曰。此因光武初崩故云。與公羊義不同。棟案。此正誤臆說。章懷注是也。章帝建初七年詔。亦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豈當時亦因明帝初崩耶。

有司奏罪名。竝正舉者。

應劭漢官儀曰。建武八年。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盡實數。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于縣邑。務受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曹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永平元年。嵩越姑復夷叛。州郡討平之。

續漢志曰。益州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斬首傳詣洛陽。

永平二年。注扶玉杖。

玉杖當作王杖。

下管新宮。

案此。則後漢時新宮之樂尙存。

三老李躬。

躬。常山人。見東觀記。胡三省曰。桓榮傳。及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棟案。不言李躬者。省文也。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東觀記曰。時有縣三老上章云。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類先帝。臣一驩喜。百姓嚴設如舊時。臣二驩喜。見吏嘗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嘿然受之。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驩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

舉虎頭衣以畏三老。

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

東觀記曰。林奉使羌。顛岸降。詣林。林欲以爲功效。奏言大豪後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賊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棟案。林爲竇融從兄子也。

三年。詳刑慎罰。

古文尙書呂刑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曰。告爾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慎。罰見康誥。明察單辭。

呂刑曰。明清于單辭。

秋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氐二度。氐爲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袁宏紀曰。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注。魯哀公時絕不日食。

案春秋哀公十有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注謂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此緯書之謬。緣春秋古文後出。止據公穀兩傳。故劉向集亦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不數哀公也。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觀舊廬。

東觀記曰。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于道所。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觀行。部署不用輦車。

五年。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元和郡縣志引後漢書曰。賜縣掾吏及門闌走卒錢。

六年二月。

宋志作三月。

王雒山出寶鼎。注。雒或作雄。

東觀記作雄。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

春秋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不指何君。墨子天柱篇。以爲夏啟之事。墨子在春秋時。當得其實。漢時皆以爲夏禹事。失之。

易曰。鼎象三公。

胡三省曰。此蓋易緯之辭。棟案。鼎三足。象三公。故云。前漢彭宣曰。三公鼎足承君。是也。胡云易緯之辭。何所據耶。

七年。葬光烈皇后。

胡三省曰。西京諸后皆從帝諡。惟衛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諡之。從帝諡而又加一字。自陰后始。

范遷

遷事見郭丹傳。

注。武帝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何焯曰。前書昭紀元鳳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此與南匈奴傳注。皆誤作武帝。占著

史記田叔列傳曰。因占著名數。索隱曰。言卜占而自占著家口名數。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壬寅晦。日有食之。旣

續漢志曰。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荆坐謀反自殺。

繕脩宮宇

謂起北宮及諸官府也。

出入無節

洪範五行傳曰。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九年。置五經師。

棟案。漢有學師宋恩等題名。其稱師者二十人。易掾二人。易師三人。尙書掾尙書師各三人。詩掾四人。春秋掾文學孝經掾各一人。文學師四人。蓋當時郡國皆置五經師。而五經又各有師。故魏德公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也。

十年。注。簾長尺四寸。有八孔。

鼎崇義曰。舊圖云。雅簾長尺四寸。頌簾尺二寸。前書志曰。孔光奏主調簾員二人。注云。簾七空。廣雅曰。八孔。

十一年。巢湖出黃金。

論衡曰。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于湖涯。挺先釣。爵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滑重不能舉。挺望見。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槃。動行入深淵中。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卽共掇攬。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卽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尙多。賢自涉水掇取。挺鄰伍竝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于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奏獻。具言得金狀。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卽復因卻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曰。視時金價。俾賢等金直。

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論衡曰：孝明時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

十二年注：麻忌。

經籍志曰：雜忌麻二卷，高堂隆撰。

十三年賜觀者食。

東觀記曰：有一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得固其利。

固，規固也。

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在尾十七度。

十五年幸東平。

東觀記曰：幸東平王宮。

令天下大酺五日。

棟案：周禮族師職：春秋祭酺。鄭玄曰：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又毛詩箋曰：周時百室有祭，酺合醴之歡。孔穎達曰：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時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服虔音蒲。

十六年高闕。

袁宏紀曰。出朔方高闕塞。水經注曰。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其山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闕口有城。跨山治局。謂之高闕戍。上古迄今。常置重捍。以坊塞道。

十七年甘露降于甘陵。

通鑑考異曰。皇后紀曰。原陵甘露降于樹。然則實降原陵也。此誤以原爲甘。儋耳。

師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

注。楊浮異物志。

漢議郎楊孚。字孝先。撰異物志一卷。見廣志及經籍志。浮當作孚。朝堂。

胡三省曰。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魏曹丙。謀謨乎其上。蓋在殿廷左右也。蒲類海。

應劭曰。蒲類。匈奴中海名也。在燉煌北。晉灼曰。匈奴傳有蒲類海。十八年。贖死罪。縑三十匹。

應劭曰。今贖罪入三十匹縑是也。棟案。應氏謂今者。中興以後也。惠帝時入錢六萬得免死罪也。宿麥傷旱。

案宿麥秋種夏收。春時不雨。故傷旱也。

西域都護陳睦。

袁宏紀作陳穆。

注。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韋玄成傳曰。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又復之。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東觀記曰。自上卽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閱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豫政。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豫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易于爲善。節儉謙約如此。

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注。十斷其二。言少刑也。

吳仁傑刊誤補遺曰。案前書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使。以口率計斷獄。少于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范氏所謂前代卽成哀之間。注不指此而汎言之。未之盡也。

附諸論

華嶠曰。世祖旣以吏事自嬰。明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殖。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二。中興以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諫諍懇懇。以寬和爲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

薛瑩贊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約一作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帝紀第三

章帝

母賈貴人。

帝王世紀曰。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于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

東觀記曰。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爲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

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旣志于學。始治尙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上敬重之。每事諮焉。

其以熹爲太傅。融爲太尉。竝錄尙書事。

陶弘職官要錄曰。尙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事。羅泌曰。書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爲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爲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尙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尙書事。羅苹曰。錄尙書事。自牟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尙書事。章懷注以爲始于張子孺。皆誤也。西京無錄尙書。止有領尙書平尙書事。鳳止領尙書事爾。

酒泉太守段彭。

袁宏紀作殷彭。

甲辰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旣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博貫六藝。不舍晝夜。

東觀記孝明本紀曰。上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除日祀之法。

許慎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廟。月薦于曾高。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

古而然也。棟案：叔孫通漢禮，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明帝遣詔無起寢廟，故除日祀之法也。韋昭國語注曰：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

建初元年己巳詔

杜佑曰：建武中，詔三公郡國守相歲舉茂才廉吏，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于他狀，舉非其人，兼正舉者罪。

寬博有謀

潛夫論曰：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也。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

續書天文志曰：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

二年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

論衡曰：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充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用乏。言不納用，退題記章，名曰備乏。

春秋之義，以貴治賤。

穀梁傳之文也。

三年破燒當羌于臨洮。

防傳破羌在三年春。

是歲零陵獻芝艸。

論衡曰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太守沈豐遣門下掾衍盛獻之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草告示天下續漢書曰芝長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太守使功曹齎芝以獻。

四年南陽太守桓虞。

東觀記曰虞字伯春遷尚書僕射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爲能擢爲南陽太守袁宏紀曰虞馮翊萬年人初爲魯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終訖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校練名實豪吏無所容其奸百姓悅之爲建武以來太守名稱無及虞者及爲三公無他異政。

冬牛大疫。

續漢志曰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譏毀之章帝不知竇后不善厥咎霧也。

是時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

論衡曰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泠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治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

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東壁八度。東壁爲文章。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

側席異閭。注。側席謂席不正。

曲禮曰。有憂者側席而坐。鄭玄注云。側猶特也。不布他面席。案側席與儀禮側殺側受醴之側同。憂在進賢故側席。注非。

子大夫。

賈逵國語注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

是歲零陵獻芝草。

論衡曰。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

有八黃龍見于泉陵。注。古今注云。

論衡曰。湘水去泉陵地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峽山。其下巖塗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于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遊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出入移時乃入。

七年。注。詩大雅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逸齋詩補傳曰。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爲雅耶。雅頌昔嘗亂矣。賴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賢欲復亂之耶。

乏軍興。

陳羣新律序曰。廢律有乏軍之興。鄭玄周禮注曰。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之軍興是也。尚書費誓曰。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孔安國曰。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孔穎達曰。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

得銅器形似酒鐏獻之。

東觀記曰。采色青黃有古文。符瑞志曰。詔在道晨夕以爲百官熱酒。

又獲白鹿。

符瑞志曰。得白鹿于臨平觀。

元和元年。獻生犀。

東觀記作白犀。

王者八政以食爲本。

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

注。倉頡篇曰。掠。問也。

劉伯莊曰。掠。晉亮考掠也。

鉗鑽。

鈗。曹憲音巨炎反。王幼學曰。鈗通作鉗。倉頡篇。鉗。鈗也。鈗從蓋反。說文。在頭曰鉗。在足曰鈗。鑽。去其膝蓋骨。音作喚反。注。鈗。鉗也。鉗。曹憲音竹涉反。

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

案續漢志。是年八月乙未晦。九月不應復有乙未。記誤也。

二年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

高祖七年令也。杜佑理道要訣曰。漢高帝每歲人常賦百二十錢。至孝文時。省儉至四十。武帝事邊費。廣人產子三歲則出口錢。孝宣減人算三十。孝成減四十。光武有產子復以三年之算。

萬物莖甲。

周易解彖傳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鄭氏曰。皮曰甲。根曰宅。

富姦行賂于下。貪吏枉法于上。

棟案。漢律有受賕枉法之科。今復申之。故下云勉思舊令也。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

胡三省曰。謂奉詔出使者相接于道也。數。所角反。

鳳皇集肥城。

水經注曰。集肥城句窳亭。復其租。

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案水經注。東巡太山。立行宮于汶陽。執金吾耿恭屯城門于汶上。基壘存焉。案恭傳未嘗爲執金吾。或別有據也。

注。尙書駿奔走在廟。

案梅氏。武成衍在廟二字。周頌有之。涉此而譌耳。

天井關。

李吉甫曰。天井故關。一名太行關。在晉城縣四十五里太行山也。

注。姚察。

經籍志曰。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尙書姚察撰。

注。禮記曰。正朔三而改。

此禮緯文。非禮記也。注譌。

注。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

此說未盡。案易緯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玄注曰。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故曰三著而成體。冬至周正。小寒商正。立春夏正。故曰重三正。慎三微。

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

說文曰。報當罪人也。从卒从反。反服罪也。竊窮理罪人也。

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

鴻範五行傳曰。自冬至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號曰助天生。朔令云云。此夏月令也。祭祀志注。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天子迎春于東堂。號曰助天生。上云順天道。天陽也是順陽助生。乃明堂月令之明文也。注止採今文月令日短至諸文。非書義也。劇易。

案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也。太公六韜曰。知人飢渴。習人劇易。蓋古有是語。易音以豉反。

車可以引避。引避之。

東觀記曰。敕御史司空。道橋所過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所伐。輅車可引避也。

遣使者祠北嶽。

符瑞志曰。以太牢具祠北岳。山見黃白氣。有神魚躍出十數。

詔高邑令祠光武于卽位壇。

裴松之案漢記。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李吉甫曰。世祖廟一名壇亭。柏鄉縣北十四里。鄆縣故城。

南七里。卽世祖卽位之千秋亭也。後于此立廟。
宋由。

袁紀作宗由。

章和元年。注。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

與建初四年注重出。

扶拔。

郭義恭廣志曰。符拔如鱗。里皮有鱗甲。甲可以辟惡也。

二年壬辰。

袁紀二月壬辰也。

章德前殿。

章德殿在北宮。見東觀記清河王慶傳。

年三十三。

蔣杲曰。案卽位年十九。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二。紀稱三十三者。傳寫誤也。

附論

東觀記序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

所務也。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棟案。孝于惟孝。古文論語文也。俗作孝乎。屬上讀。古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厲无咎。許慎曰。夤。敬也。故云乾乾。夕惕。寅畏皇天。今俗本亦脫夤字。今文尙書毋逸。述高宗曰。密靜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薛瑩贊曰。章帝以斷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息省徭賦。綏靜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風矣。是以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衆瑞竝集。不可勝載。考之圖籍。有徵云爾。袁山松曰。孝章皇帝宏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

帝紀第四

和帝

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

東觀記曰。上自岐嶷。至總角。孝順聰明。寬和篤仁。孝章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尙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

有司上奏孝章皇帝。

崔駰諡議曰。臣聞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跡。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疊疊文王。綱紀四方。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天也。舉表析義。四方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爲宜上尊號曰章。

永元元年。滿夷谷注。滿夷谷關。

滿一作蒲。胡三省曰。在美稷縣西北。

稽落山。

胡三省曰。唐太宗以斛薩部地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之。

追至和渠北靺海。

何焯曰。憲傳及通鑑皆作私渠比靺海。當從憲傳。

會稽山崩。

續漢志曰。會稽南方大山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憲專權。

燕然山。

前書匈奴傳曰。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

二年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奎八度。

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注十三州志曰典屬國云云。

何焯曰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亦省此復置之與典屬國何與。

副校尉閭襲。

依竇憲傳及西域傳皆作閭盤此作襲蓋磐字之譌。

取伊吾廬地。

胡三省曰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屯田北匈奴遣兵守其地今復擊取之。

三年皇帝加元服。

杜佑案黃香集和帝冠乘金根車駕六元虬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接太簇之庭鍾咸獻

壽焉。

注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五經異義曰景風至則封其有功也。

白虎通德論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七星二度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爲太后是月太后兄弟憲等自殺。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續漢志曰。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拆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

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鄭玄周禮注曰。斂法。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賈公彥曰。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爲實在。乃減去半不稅。于半內稅之。以凶荒所優饒民法也。

五年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

案水經注云。皇太子萬年。廣宗屬鉅鹿郡。

二月戊午隴西地震。

續漢志曰。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也。九月於除難鞬叛也。

匈奴單于於除難鞬叛。

何焯曰。匈奴上當有北字。案續漢志作於除難鞬。無北字。

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

案通鑑以爲永平六年事。據南單于傳。亦屬五年。通鑑誤也。

六年覆案不怠。

案漢律四篇。有告劾傳覆告。爲人所告也。劾。爲人所劾也。傳。傳捕覆。覆案也。見陳羣新律序。不急謂細故也。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杜佑曰。漢諸帝凡日食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爲常。

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鬻臚。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妒之象。明年三月。陰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妒忌之。後遂廢。

秋七月。易陽地裂。

續漢志曰。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進討。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續漢志曰。儒說。奄官無陽。猶婦人也。是時帝幸中常侍鄭衆。蔡倫二人始用權也。

八年。恫矜。

矜與療通。

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續漢志曰。是時和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太后崩也。

十一年大赦天下。

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弃穢。與海內更始。輶輶乎思隆平之進也。

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獯薄夷。率種人內屬。

續漢志曰。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獯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翼八度。荊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

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東觀記曰。十三年春正月。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幽并涼州戶口率少。

胡三省曰。幽州大郡戶猶十萬餘。惟玄菟戶一千五百二十四。并州大郡三萬餘。小郡不滿二千。涼州

大郡不滿三萬。燉煌七百四十八而已。

十四年。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續漢志曰。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金城屬國。宣帝神爵二年置也。

司空集堪罷。

東觀記曰。堪爲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千石俸。

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東井二十二度。

復置涿郡故鹽鐵官。

地理通釋曰。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鐵官。蔣杲曰。北宋本漢書作故安。案涿郡故安縣。有鐵官。無鹽官。此鹽字爲安字之誤。棟案。地理志。涿郡有鐵官。五行志曰。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兩志皆不言故安有鐵官。或前漢涿郡治故安。未之詳也。

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胡三省曰。案安帝永初元年。魯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則夏至乃謂夏之初至。范史以日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棟案。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夏至必孟夏之譌。胡說是也。決小事。亦當依月令作決小罪。孟夏決小罪者。乾鑿度曰。陰始于巳。形于未。巳。四月也。鹽鐵論曰。大夫曰。金生于巳。刑罰小加。故齊麥夏死。言四月陰初生。齊麥死。當順時令決小罪也。鄭玄注月令。以孟夏之令爲非。未通于古。

元興元年。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

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鄭玄曰。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孔穎達曰。漢之同族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復屬籍者。向以罪除其籍。今復令宗正著之也。

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東觀記曰。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篤。外憂庶積。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竝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貞符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唐羌。

羅泌曰。羌本名堯。後人惡其僭而改之。

附論

司馬彪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橫之權。卽昭帝斃。上官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勲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稽服。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宣云爾。

東觀記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譏。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至一作元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傷帝

延平元年。太尉張禹爲太傅。司徒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應劭漢官儀載辛卯冊書曰。太尉張禹三世在位。黃髮罔愆。忠孝彌篤。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

守其以禹爲太傅以防爲太尉錄尙書事。

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

案蔡邕集是時免遣者六百餘人。

附論。

東觀記序曰。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後漢書補注卷第三

帝紀第五

安帝

恭宗孝安皇帝

何焯曰。案和帝既不冠以穆宗。此紀恭宗二字爲衍。又祭祀志云。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故此紀雖仍前史廟曰恭宗之文。未及刊削。然獨無尊字。尤與前諸紀迥異。明是不知者謬加也。

諱祐。

案說文云。祐。上諱。徐鉉曰。安帝名也。从示古聲。祐當作祐也。

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

盤於於字。東觀記及符瑞志皆作紆。易林曰。盤紆九曲。仍當作紆。

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常稱之。數見禁中。

東觀記曰。孝安皇帝。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容博愛。好樂施予。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嬉經籍。和帝甚嘉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在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

比。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何焯曰。不以父命辭者。引傳文。見不必受命于慶也。

年十三。太后猶臨朝。

東觀記曰。帝謙讓恪勤。孜孜經學。志在供養。委政長樂宮。

六州大水。

袁山松後漢書曰。六州河濟涓雖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乙酉。隕石于陳留。

續漢志曰。陳留雷有石隕地四。天文志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爲庶民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永初元年。分犍爲南部爲屬國都尉。

何焯曰。南部近刻皆誤作南郡。

稟司隸。兗豫徐冀并州貧民。

案袁紀。時青兗豫徐冀并六州民飢。故稟給之也。

廣成。

李吉甫曰。廣成澤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三月二日也。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虛。爵皇太后母陰氏爲新野君。

獨斷曰。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丁巳。河東地陷。

續漢志曰。東西四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爲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討之。

棟案。西羌傳。係永初元年冬事。

辛未。司空尹勤免。

陳寵傳云。勤以雨水傷稼策免。

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

棟案。安帝時。揚州止有五郡。順帝永建中。始分會稽立吳郡。又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

河南之新城山也。

司空周章密謀廢立。

章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鄧氏兄弟誅常侍鄭衆蔡倫劫刺尙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爲遠國王也。見續漢志。

訛言相驚。

續漢志曰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

續漢志曰時太后攝政專事于是陰類竝勝西羌亂連十餘年。

四十一雨水。

續漢志曰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

二年漢陽城中火。

續漢志曰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注云韓揚占曰多火災明年漢陽火也。

秋七月戊辰。

黃長睿曰鄧騭討羌符曰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

中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羌。急急如律令。案紀元年夏，先零種羌叛，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討之。二年正月，騭爲羌所敗于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尙與羌戰于平羌。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攷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正合也。而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合，亦紀誤也。

昔在帝王承天治民，莫不據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注：孔安國尙書注曰：璇，美玉也。以璇爲璣，以玉爲衡。僞孔氏尙書注出于東晉，漢人所未見者，不當用孔說以注漢書。且下云：明習災異陰陽之度，旋機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則非如僞孔氏說明矣。伏生書大傳曰：旋機者何？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玄注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詔云承天治民，則七政爲四時、天地人，非日月五星也。

其百僚及郡國吏人，劉敞曰：案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何焯曰：案下云各使指變以聞，則不當有令字也。

三年夏勤。

謝承書曰。九江夏勤。字伯宗。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屢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適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五大夫。

通鑑作五官大夫。棟案。王符潛夫論曰。今時權時令。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又光和二年。義井碑陰稱五大夫者三十二人。蓋當時以資受爵。本有是官。始于永初。盛于光和。司馬氏以後。漢無是爵。增入官字。殊違本義也。前書注。五大夫第九爵。

遣御史龐雄。

華陽國志曰。將略大鴻臚龐雄。字宣孟。巴郡宕渠人。雄事具法。雄傳。

乙亥。有星孛于天苑。

續漢志曰。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天苑爲外軍。彗星出其南。爲外兵也。

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雹。

續漢志曰。劉向以爲雹。陰協陽也。是時太后以陰專陽政。

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續漢書曰。詔曰。比年飢加有軍旅。且勿設戲作樂。正旦無陳充庭車也。鄭玄周禮注曰。漢朝上計律。陳屬車于庭。張衡東京賦曰。孟春元日。羣后旁戾。龍路充庭。鸞旂拂霓。沈約曰。舊有充庭之物。臨軒大會。

陳輿車輦旌鼓于殿庭。

其沒入官爲奴婢者。

漢律曰：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高誘呂覽注曰：律坐父兄沒入爲奴，此亦據漢律。鄭勤。

華陽國志作廡，棟案廡與勤古字通。

郡國九地震。

九續漢志作四。

夏四月六州蝗。

續漢志曰：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太后攝政，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于正月陽不克，示象也。

李脩。

世系曰：脩爲東郡太守，太常卿武之子。

六年，豫章員谿原山崩。

續漢志曰各六十三所。

七年丙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二月己卯日南地坼。

通鑑考異曰二月己卯三月癸酉日食本志及表紀皆云三月己卯日南地坼案長麻是年二月壬辰

朔無己卯三月壬戌朔癸酉十二日不應日食二月當是乙卯三月當是癸亥。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尾十度尾爲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閭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爲繼嗣禍也。

皮陽。

西羌傳作皮楊。

十一月。

何焯曰十一月下有脫文。

二年太尉司馬苞薨注謝承書曰苞爲太尉會司徒楊震爲樊豐所譖。

何焯曰案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爲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謝書爲失實也。

夫犂營。

鮮卑傳作扶黎。章懷注云。縣名。屬遼東屬國。胡三省以爲兩漢無此縣。棟案。遼東屬國有昌黎縣。都尉所治。昌黎卽前漢之交黎也。夫交相似而誤耳。俗本郡國志。昌黎譌昌遼。交黎譌天遼。辨見本志注。壬午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心四度。心爲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夏四月。京師旱。

劉昫曰。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三郡雨雹。

續漢志曰。大如杆杯。及雞子。殺六畜。

行糜粥。

漢法。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法。粥。淖糜也。呂氏春秋。八月紀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

方今案比之時。

鄭玄周禮注曰。今時八月案比。儀禮注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皇后紀曰。漢法常因八月算人。

雖有糜粥。糠粃相半。

東觀記曰。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

越蕩夷寇遂反。

通鑑攷異曰。西南夷傳云。五年叛。

富平上河。

西羌傳作富平河上。

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

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厚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桓紀。永興二年。詔曰。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是也。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六年。賜棺木。

鄭衆周禮注曰。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漢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爲櫝。櫝歸所居縣。賜以衣棺。鮮卑寇馬城。注。搜神記云云。

胡三省曰。案續漢志。搜神記所云。乃雁門郡之馬邑。此乃代郡之馬城。注誤。棟案。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旣。

續漢志曰。在須女十一度。如昏狀。女主惡之。後二歲太后崩。

永寧元年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

建光元年。幽州刺史馮煥。

棟案。馮煥殘碑云。煥字平侯。巴郡宕渠人也。

蔡諷。

諷一作風。

臨湖侯。

通鑑作蕪湖侯。

甲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

通鑑攷異曰。此延光元年事也。紀誤以建爲延。

太尉馬英薨。

通鑑考異曰。傳作策罷。誤。棟案。後漢無馬英傳。當據劉愷傳也。

是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

續漢志曰。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冬十一月己丑。

案續漢志爲九月己丑。

郡國三十五地震。

續漢志曰。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言。破壞鄧太后家。于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皆得擅權也。

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何焯云。從尙書令祝諷。尙書孟布議也。見陳忠傳。

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

潛夫論曰。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也。

延光元年。注。夫餘王子尉仇台。

案高驪傳云尉仇。

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

續漢志曰大如雞子傷稼。是時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司空陳褒免。

陳忠傳曰褒以地震策免。

陽陵園寢火。

續漢志曰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則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

二年丹陽山崩。

續漢志曰崩四十七所。

三年告陳留太守。

獨斷曰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

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三十四。

符瑞志曰賜臺長嶷帛十五匹。收二十四。嶷臺長名。收卽霍收也。案下文云尉半之。蓋十匹也。五十匹

當作十五匹。

北海王瞽。

蔣杲曰。案北海王瞽于二年薨。此乃恭王翼嗣位未朝。瞽當作翼。

告祀二祖六宗。注。六宗云云。

何焯曰。六宗。謂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穆宗也。中興後。孝元不復稱宗。孝和穆宗之號。至獻帝時始省。注誤。

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潁川上言。木連理。

符瑞志曰。甘露降左馮翊頻陽。左馮翊衙有木連理。潁川定陵有木連理。蓋左馮翊之衙縣。潁川之定陵。皆有木連理也。如紀言。則甘露降頻陽及衙矣。此省文之譌。

白鹿麒麟見陽翟。

符瑞志曰。白鹿見左馮翊。麒麟見陽翟。

庚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氏十五度。爲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讒言廢太子。

新豐上言。鳳皇集西界亭。

符瑞志曰。集新豐西界槐樹。

琅邪言。黃龍見諸縣。

續漢志曰。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

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爲瑞應。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漢續志曰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

帝崩于乘輿云云。

閹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明年張衡上封事曰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竝禱請命是也。

冬十月丙午越謁山崩。

續漢志曰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閹太后專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閹后兄弟。

贊秕我王度注秕穀不成也。

晉語悼公言于諸大夫曰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韋昭云不材不可用也不成謂秕也晉語又云軍無秕政韋昭云秕以穀喻也。

附論。

薛瑩贊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佞邪竝進閹官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

遂樹姦黨。搖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帝紀第六

順沖質帝

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

東觀記曰。上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慤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受業尙書。兼資敏達。

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郗吉殺之。

續漢書曰。帝爲太子。四歲避疾。嘗居阿母王聖第。新治。乳母王男。廚監郗吉。以爲犯土忌。不可御。與江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永譖男吉。皆物故。

更徵立諸國王子。

續漢書曰。江京等徵濟北河閒王子。欲以爲嗣。

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鍾下。

太子旣廢。囚于請室。程等就鍾下迎之也。漢書司馬遷傳云。五伯囚于請室。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

初高祖興于漢中。由子午道出。散入秦。定帝位。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園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埃昌允艱。明帝永平四年。詔開斜鑿通石門。中遭元二橋梁斷絕。子谷復循。延光末。司隸校尉犍爲武陽楊煥字孟文。奏請廢子。順帝從之。自永初褒斜斷絕。至此凡十五年。見楊孟文石門頌。

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

案陶氏家傳云。敦爲司空。當朝正色。

永建二年。甲戌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翼九度。

許敬。

許氏譜曰。敬字鴻卿。安帝時爲光祿。謝承書曰。敬鄉吏有誣君者。會于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應邵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袁宏紀曰。敬值竇鄧閹氏之盛。直道而進。三家之敗。多所染汙。敬謗不及己。當世以此奇之。陶宏景曰。敬父名惠。公府掾。

三年。漢陽地陷裂。

續漢志曰。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

袁宏紀乙未詔京師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飢。夙夜祇懷。羣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

四年正月丙子。帝加元服。

開元禮義鑑曰。漢順帝冠。用曹褒新禮四加。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于高祖廟以禮謁見世祖者。

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云云。

太公六韜曰。人主敢壞名山。壅塞大川。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前書貢禹上言曰。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

桂陽太守文龔。

袁宏紀作漢陽都尉。

五年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續漢志曰。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注。陰城公主名賢得。

續書天文志作堅得。伏侯古今注曰。五年夏。熒惑守氐。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六年繕起太學。

述征記曰。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學堂裏有太學贊碑記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并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于碑。有太尉龐參。司徒劉琦。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荅制水經。記載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紀事。用工作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

陽嘉元年。海賊曾旌。

續書天文志作曾於。

妖賊章河。

續書天文志作章何。

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

女子續志作童兒。案東觀記。詔云。害加孕婦。毒流未生。當是殘食女子所孕兒也。

注。東觀記又云。爲不祠北岳所致。

案東觀記云。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灾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云云。

注。殘食孤幼。

案東觀記作孩幼。

戊子。客星出天苑。

續漢志曰。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郎顗傳曰。閏十月十七日己丑也。

庚子。恭陵百丈廡災。

續漢志曰。太尉李固以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

二年。貸人種糧。

顏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種。五穀種也。音之勇反。

己亥。京師地震。

續漢志曰。是時爵號宋娥爲山陽君。

司空王龔免。

本傳云。以地震策免。

孔扶。

扶爲孔子十九世孫。見闕里祖庭記。

丁丑。洛陽地陷。

續漢志曰。宣德門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

施延。

魏文帝甄表狀曰。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案延事并詳陳寵傳注。四年延免官。注。

東觀記曰。以選舉貪汙策罷。則陳寵傳注仍載及甄表狀。似非實錄。故范史無傳三年考竟。

劉熙釋名曰。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于獄也。

司空孔扶免。

魯國先賢傳曰。孔氏仲淵爲司空。以地震免。案紀志三年無地震事。或史闕文也。四年丁亥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

永和元年日變方遠。

遠方皆言日變。故云方遠。言災異之深也。

登雲臺。

何焯曰。此靈臺也。緣近下避火雲臺而誤。雍本同。

秋七月。偃師蝗。

續漢志曰。以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二年。廣漢屬國都尉。

續漢志曰。廣漢屬國都尉。故北部都尉。屬蜀郡。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三城。

郭虔

袁宏紀作乾。

三年吳郡丞羊珍反。

續書天文志曰。吳郡太守行承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民格殺珍等。

劉壽。

長沙耆舊傳曰。壽常夢乘通轆車飛渡北門。後果至司徒。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

戊子。太白犯熒惑。

續漢志曰。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

四年。濟北惠王壽子安。

傳作安國。

五年己丑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其秋西羌爲寇三輔陵園。六年。且凍羌。

胡三省曰。且。子餘反。

射姑山。

案續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胡三省曰。射音夜。

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

續漢志曰。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營室者。天子常居。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帝崩。

武都太守趙冲。

應奉及西羌傳。皆作武威。胡三省案傳云。詔冲督河西四部兵爲節度。則武威太守爲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四郡兵也。

天山。注。東觀記云云。

案南匈奴傳。亦作通天山。

鞏唐羌寇北地。

通鑑考異曰。西羌傳作罕種羌。

辛亥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爲繼嗣不興之象。

漢安元年。句龍吾斯。

胡三省曰。句。古侯反。

二年。擊燒當。羌於參嶽。

胡三省曰。當當作何。燒當。燒何。羌兩種也。

熒惑犯鎮星。

續漢志曰。熒惑犯鎮星。爲大人忌。明年帝崩。

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

袁宏紀在元年六月。胡三省曰。自永和五年。吾斯車紐反。陳龜逼殺單于休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

建康元年。南匈奴左部。

胡三省曰。左部卽句龍吾斯之黨。

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

滕撫傳曰。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

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案此則馮赦當作馮緄。袁宏紀作馮放亦誤。離幽放注離遭也。

僖廿三年左傳。叔詹論晉公子重耳曰。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乎。無忘在外之憂。

如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是也。傲辟。

昭六年左傳曰。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行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詩曰。我胥效矣。故云傲辟之多。

丁丑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錄尙書事。

應邵漢官儀載沖帝冊書曰。舊舅氏輔翼股肱。三公國之楨幹。朝廷所取。以成斷金。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樞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裔。忠正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爲太傅。固爲太尉。與大將軍冀兼參錄尙書事。

永嘉元年。

袁宏紀作元嘉。何焯曰。宋史慶長以卬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嘉。定爲永嘉之誤。案左雄傳中有迄于永嘉祭選清平之文。則永嘉者。永嘉之誤也。

年八歲。

東觀記曰：帝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于郡國。

九江賊馬勉稱黃帝。

黃一作皇。案滕撫傳：勉稱皇帝。在建康元年。又案黃與皇，古字通。見帝堯碑及靈臺碑陰。

丹陽太守江漢。

謝承書曰：江漢字子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余來等，劫擊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毆略良善，經歲爲害。漢到郡，會集勁士，脩整戰具，鉤鑊刀盾，大戟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見梟獲。孝順嘉其功，賜以劍佩。

一切任出，以須立秋。

任出，謂責保出囚，須秋乃斷也。

憲陵次恭陵。

案帝紀：延光四年十一月己卯，葬少帝以諸王禮。侯瑾皇德傳曰：北鄉侯未卽帝位，不成君，以王禮葬。惠學士曰：順帝之前唯少帝，而云憲陵次恭陵，恭陵豈少帝陵耶？帝無諡焉，得稱陵。棟案：蔡邕獨斷曰：少帝未踰年而崩，不入廟，以陵爲廟者三。殤帝康陵，沖帝懷陵，質帝靜陵，獨不及少帝也。

中郎將趙序。

滕撫傳。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與此異。

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

漢赤行。故稱黑帝以厭之。

本初元年。禁微應大。

此據洪範五行傳也。傳曰。孟春之月。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其奸謀。所謂禁微也。應大者。如木不曲直。火不炎上。是也。

四姓小侯。

胡三省曰。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豫也。棟案。胡說非也。明帝時。止樊郭陰馬稱四姓小侯。其後繼爲后族者。亦得稱小侯。桓紀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則梁鄧不入四姓。明矣。虞延傳有小侯鄧衍。州輔碑有小侯鄧晨。衍在永平初。已不在四姓之列。此其證也。

名牒。

胡三省曰。名牒者。書名于牒上之。棟案。名牒蓋官簿之屬也。

庚戌。太白犯熒惑。

續漢志曰。太白犯熒惑。爲逆謀。閏月一日。帝爲梁冀所鳩崩也。

玉堂前殿。

洛陽故宮名曰洛陽南宮有玉堂前殿。
保阿傳土。

何焯曰傳土謂聽中官得以養子世襲。

帝紀第七

桓帝

注諡法曰克敵服遠曰桓。

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孝桓皇帝以命將軍討彊夷有桓桓烈缺之姿因諡爲桓。
父蠡吾侯翼。

依東觀記帝爲翼長子。

辛巳謁高廟光武廟。

何焯曰光武廟上疑脫壬午二字。

臧吏子不得察舉。

貢禹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也。
建和元年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郡國舉至孝。

漢繁陽令碑陰。有至孝涅夔君威。則漢有至孝科也。

大司農杜喬爲太尉。

案喬傳。喬由光祿勳遷太尉。

乙未立皇后梁氏。

通鑑考異曰。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以長歷攷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此上脫八月二字。棟案。續漢志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則七月不應爲戊申朔。長歷誤也。乙未後壬寅七日。應在八月又二十九日。爲九月之丁卯也。

國相謝嵩

清河王傳云。文等劫相謝嵩。章懷注曰。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案此則章懷時帝紀。謝本作射也。三輔決錄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案此謝氏至漢末時始改射。故吳時有射慈。嵩在桓帝初。不應先作射氏。當從傳爲正。

三年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續漢志曰。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

張歆。

歆脩武人。見魏志。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云云。己亥。詔曰。

何焯曰。若以甲子下赦。則己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有誤。

元嘉元年。光祿勳吳雄。

雄字季高。河南原武人。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和碑。

二年庚辰。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

永興元年。郡國三十二蝗。

續漢志曰。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

房植。

植字伯武。清河人。魏明帝甄表狀曰。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靖恭袞服。雖季文相魯。晏嬰在齊。清風高節。不是過也。

二年。詔曰。比者星辰繆越。

案續漢志。閏月丁酉。太白晝見。

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詔也。袁宏紀曰：永平十二年，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申明舊事，整車服。

丁卯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于天文屬鄭也。

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

張奐傳曰：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叛也。

三年庚辰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

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

考異曰：袁紀在六月。

太常北海孫朗。

趙明誠案：漢三公名朗，北海高密人。

延熹元年甲戌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柳七度，京師宿也。

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胡三省曰。此上林苑在洛陽西。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

鮮卑傳曰。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

秋七月初。造顯陽苑。

蔡邕集曰。起顯陽苑于城西。人徒凍飢。不得其命者甚衆。

太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續。司空孫朗。下獄。

黃瓊傳曰。廣續朗皆坐阿附梁冀。免廢也。

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注。允字伯代。

案司徒盛允碑。允字伯世。梁國虞人也。

初置祕書監官。

東觀記曰。掌古今文字。考合異同。皇甫規與張奐書曰。從兄祕書。它何動靜。是也。

三年。漢中山崩。

續漢志曰。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

太山賊叔孫無忌云云。宗資討破之。

事具趙彥傳

武陵蠻寇江陵云云。

考異曰。事在五年。此重出也。

五年中藏府丞祿署火。

丞五行志作承。

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

續漢志曰。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已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棄市也。

京兆虎牙都尉宗謙。

續漢志作宋謙。

七年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續漢志曰。是時鄧后僭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也。

八年丙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鄧皇后坐酎上。送暴室自殺。家屬被誅也。

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黃龍亦南宮殿名。見字衍。後人妄增也。

罷太山都尉官。注永壽元年置。

顧炎武曰。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于永壽。

光武時曾置之。見文苑傳。

蒼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

天文志曰。荊州刺史芝。交趾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

桂陽太守任胤。

任字伯嗣。南郡編人也。見成臯令任君碑。

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胡三省曰。宦者傳。張讓等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時事也。蓋漢法田租三十稅一。而計畝斂錢。

則自此始。

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

孔氏譜曰。桓帝位老子廟于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于壁。孔疇爲陳相。立孔子碑于像前。今見存。老子銘曰。建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尙德宏道。含閎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于時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演而銘之。云云。洪适曰。水經注載蒙城王子喬碑。亦云延熹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祠。國相王璋乃紀銘遺烈。蓋威宗方脩神仙之事。故一時郡國競作銘表。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郿國以聞。谷永以爲王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南陽太守成瑨。

瑨。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晉。

太原太守劉質。

質。馮緄碑及天文志。襄楷傳。皆作瑨。

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傷。

考異曰。案續漢志係延熹七年事。紀誤。

永康元年五月丙申。

志作丙午。

京師及上黨地裂。

續漢志曰。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泫氏地。

壬子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涪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渤海盜賊。注。語遂行人閒。郡欲以爲美。故上言之。

通鑑曰。郡吏傳堅諫曰。此走卒戲耳。太守不聽。

西河言白兔見。

案符瑞志。當作白雉。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注。芳林。謂兩旁樹木蘭也。

東京賦云。濯龍芳林。九谷八溪。注云。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如雷。芳林。苑名。

附論。

薛瑩贊曰。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殖宦豎。羣妖滿側。姦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漸積。逮至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左傳曰。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弊也。信矣。

